

[日] 有川浩 著

打工族买屋记

买 | 屋 | 记 | 一 | 卷 | 一 | 册

元元 译

フリーター、家
を買った

如果守护我们的母亲
生病了，那就换我们
来守护她！

三流大学毕业的诚治，才就
就满腹牢骚地离职，却发现
不容易，于是干脆我们行
了没钱打工，平时
男生活。直到有一天，
压力的母亲忧郁症发作，
而母亲的压力来源，正
是这个环境。这个家，
以及家庭成员们。

他要存钱

打工族 买屋记

フリーター、家を買う

〔日〕有川浩 著

元元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打工族买屋记/(日)有川浩著;元元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ISBN 978-7-5321-4985-8

I. ①打… II. ①有… ②元…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7584 号

Freeter, le wo Kau

Copyright © 2009 by HIRO ARIKAWA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GENTOSHA INC.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13-405 号

责任编辑:夏 宁

特约策划:周 洁

装帧设计:董红红

打工族买屋记

〔日〕有川浩 著

元 元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i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icm.com

总经售: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字数 176,000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985-8/I·3914 定价:28.00 元

目录

第一章 待业青年,站起来!

第二章 待业青年,发奋吧!

第三章 待业青年,翻身啦!

第四章 待业青年,上班喽!

第五章 待业青年,买房啦!

【后话】 旁观者的故事

【后记】



第一章

待业青年，站起来！

武诚治已经想不起来，自己打从什么时候起，堕落到如此的地步了。

从一所马马虎虎的高中毕了业，再复读了一年，他总算考进一所马马虎虎的私立大学。毕业后，又进了一家马马虎虎的公司，然后就被送来参加这个说不清是“自我激励”还是“宗教修行”类的新员工培训。

一位所谓的导师，手里握着竹刀^①，头上裹着白缠头，嘴里不停地嚷嚷着一些肉麻死人的人生格言。接受培训的新人们必须跟着导师大声高呼那些格言，倘若嗓门不够高、站立的姿势不够规矩，或者干脆有点儿什么地方不入导师的法眼，那把竹刀马上就会劈头盖脸地抽下来，并伴之以导师的高声叱喝。

① 竹刀，日本剑道中练习用的竹剑。

“你们都给我听着！这不是憎恨或厌恶的体罚！是爱的鞭策！明白吗？！”

简直是有病。围观群众自不必说，连那位挨揍的主儿自己，憋笑都快憋到内伤。

当晚，这一众同期^①战友们在宿舍里聊天，禁不住牢骚满腹地感慨：“这种培训就是训练人当影帝啊，兢兢业业地装菜鸟，咱容易吗，哥们儿！”

幸亏同志们同仇敌忾、互相鼓舞，这为期一周的培训总算快熬到头了。

培训最后一天，导师先是带领大家高唱公司的“社歌”，之后便开始了最后的训话。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即将飞离鸟巢的鸟儿！展翅高飞吧同学们！你们一定要继续努力，成为社会上优秀的一分子！”这番声嘶力竭的煽情还真感染了不少人，这帮人就跟洗了脑似的，争先恐后地跟着他狂喊乱叫“一定要努力！一定要努力奋斗、成为优秀的社会人！”什么的……另外一些演技派们则其志可嘉地低着头，仿佛在暗暗下定决心似的，十分配合场面。

真TMD扫兴。

大概是看见诚治脸上不小心流露出的不以为然，站在他旁边的某位轻轻碰了碰：“忍着点儿吧兄弟。这出戏好歹今天就收场了，那些能洗脑的货也都给洗得差不多了，以后一准儿能为公司上刀山、

^① 同期，指同一年进入公司的同事。



下火海。咱这样的，以后就慢慢儿混吧。”

当时他对那哥们儿的这番牢骚倒也颇为赞同。不过一回到公司，心里那种汹涌澎湃的失落感却依然挥之不散。

培训后的员工评价结果，那些打了鸡血似的洗脑派被认为是“表现积极”，让他们的顶头上司颇为满意。而演技派的小人们则大多善于钻营，纷纷被调到动脑子的好部门高就去也。

诚治不知自己究竟属于哪一类人。他既不知道公司是怎么给员工打上不同标签的，也不确定实心眼子和影帝将来谁更有前途。

就是因为一直纠结于该给公司留下个什么样的印象，诚治经过公司苦心“培训”后，既没变得“充满热情”，也没能跻身于“优秀分子”行列。过了三个月，居然听说自己的评价结果是“未能掌握工作要领”！

更叫他窝火的是，公司对他评价不高的原因居然是——“态度傲慢，自尊心过强”！

这个公司不属于我。我的职业生涯不该起步于此。要不是当初选错了公司，要不是选了这家连培训都那么雷人的破公司，我本应得到公正的评价。

——虽然说，他面试了几十家公司，只有现在这家录用了他，而且还是按他开出的条件录用的吧。

算了，管他的。诚治没跟家里人商量，就毅然决然地提交了辞职信。

他老爸武诚一听闻此噩耗勃然大怒。父子俩每天晚上吵得惊天动地，母亲寿美子则在一旁脸色苍白、不知所措。

“你知道现在找个正式工作有多费劲吗?!”

“烦不烦啊，我当然知道啦！再找一个不就完了吗！我也不是没有打算！”

说心里话，他还真没考虑过再找工作的事。无论如何，眼下先过过嘴瘾，反正不能光挨骂不还嘴。

事实上，对于刚工作三个月就辞职的诚治来说，再就业的形势真的十分严峻。

后来再去面试时，当对方问到之前的辞职原因时，他的回答也不大讲究。

“新员工培训搞得跟宗教仪式似的，最后还要跟导师一块儿扯着嗓子唱社歌！反正就是个很变态的公司，我没办法适应他们那种企业文化。”

面试官们听他绘声绘色地讲起那次培训的经历，总会忍不住跟着放声大笑，随后的谈话也就变得很轻松愉快。诚治于是自认为面试效果不错，便放心地回了家。结果，过了两个礼拜，却收到了一堆被退回来的简历。

一开始，他要求的工资标准是每月二十万^①左右。然后，他的期待值开始慢慢地降低，觉得十八万也行，甚至十五万也不是不可以

^① 本文中涉及的金额均为日元。



考虑了。

诚治开始有点后悔，当初的辞职真是有点冒失。本以为偌大的东京，找到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应该不是难事。可是回头再看自己的条件——二流大学、除了本驾照外没有任何专业资格——于是心里才真的明白过来，找个好工作并不容易。

辞职的时候他还满不在乎，心想大不了就是后退三个月重新起步呗。现在仔细想想，其实上次找工作，是从大三开学时就己经着手准备了的。

这么说，自己这次是一下倒退了两年来三个月。

这个念头让诚治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可是，那就应该死乞白赖地待在原来那个公司，顶着个“落后分子”的标签让同期战友们看笑话吗？——不行，打死他都忍不下这口气。

再就业工程已经持续了三个月。某天，母亲寿美子一边整理着那些退回来的简历，一边小心翼翼地开了口。

“诚治，如果工作找得不顺利的话……能不能让你爸帮你托托人？”

妈也开始催了，准是老头子教唆的。

诚治一把抢过母亲手中装着简历的信封，一边暴怒地叫嚷起来：“烦不烦啊你们！我不需要靠自己的老子吃饭！也不会给你们添什么麻烦！拜托你们少操心！”

一瞬间，母亲寿美子站立的身影似乎哆嗦了一下，颇有些摇摇欲坠的样子。但诚治压根儿没顾得上看她一眼。

“连伙食费都不往家里交的人，你还狂什么狂啊！”老头子一针

见血，直接拍到了他的死穴。

诚治不得不利用面试的空当时间打点零工。他也意识到，自己的积蓄已所剩无几，必须找机会给自己赚点零用钱。虽然母亲寿美子偶尔会背着诚一，不时地偷偷塞点儿钱给他，可那点儿钱又怎么够他买买东西、出去玩玩什么的呢？

去面试的时候，他倒是可以光明正大地跟家里伸手要钱。毕竟，连士兵上战场之前都需要补充点给养什么的吧。面试完剩下的，自然而然也就归他了。母亲如果问到，他肯定会老实地归还，但母亲一次也没问过。

母亲寿美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一家三口能围坐在饭桌旁，安安心心地吃顿晚饭。可惜那个时候，百分之百会变成诚一长篇大论教训儿子的时间。诚治最怕他老爸的说教，所以专找要上夜班的地方打工，以便躲开晚饭。

我往家里交饭钱就是了，看老头子还有什么话说！

而他自己的生活，也就慢慢变得黑白颠倒了。

跟正式工作相比，打零工的日子实在是太爽了。只要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对不起，咱不伺候了！——反正打零工的活儿到处都有。

“喂，我说小武，”值夜班的便利店店长一脸不满意地瞪着他说，“把商品给顾客的时候别总低着头一声儿不吭的，说声‘谢谢光临’之类的总归是常识吧。再有啊，你说话也不要总是拖音拉



噪的……”

唉，这家便利店也开始变得招人烦了。

“晓、得、啦！”说着，诚治一把扯下身上的围裙，迎着一脸惊诧的店长的目光走出柜台。

“我辞职。围裙按店里的规定，是要洗干净了还回来吧？”

“等等，小武！你突然辞职叫我也很难办啊？！”

“那我管不着。反正我是不想干了。——对不住，回见！”

他瞥眼瞧瞧那个还在啰里啰嗦的店长，走进更衣室，披上外套就出了店门。

回到家，见大门口的灯还亮着。不管睡没睡，母亲寿美子总会给儿子留盏灯。

诚治掏出钥匙，进了门。好像还没有睡下的寿美子赶忙迎了出来。

“今天回来的这么早？”

摇摇晃晃。颤颤巍巍。见母亲这幅弱不禁风的样子，诚治似乎有些模糊的记忆。

“噢，今天把那工作辞了，我打算先在家休息一个月。”

见母亲似乎皱了皱眉，诚治像是为自己辩解似的赶忙又说：“我这段时间也存了些钱，伙食费会照常交给您的。”

“找工作的事呢？……”

“有条件好的地方还会去面试的。哦对了，明天开始，晚饭我在楼上吃。”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养成了习惯。因为实在不想在楼下饭桌上

对着老爸那张脸，不打工的时候，晚饭他都是在二楼自己的房间里吃。自打辞掉工作以来，诚治已经有快一年没怎么跟父亲诚一面对面说过话了。

主要是他看不惯老头子的嘴脸。一边长篇大论地教训别人，一边在狂喝滥饮。酷好杯中物的诚一酒品太差，不是喜欢强逼不喝酒的“喝两口”，就是边唠唠叨叨边往自己喉咙里猛灌。刚开始喝酒的时候还比较正常，喝着喝着就开始借酒撒疯，洋洋自得。满嘴都是“教训你又怎么了？”、“咱也不是那食古不化的人”、“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思！”、“老子也年轻过……”之类的胡言乱语。

这么前后判若两人的父亲，诚治才懒得理会呢。明明自己每次都喝得烂醉如泥，他怎么还有脸去教训别人呢？！酗酒是诚一最大的缺点，也成了诚治用来鄙视父亲的最好理由。

*

自己喜欢的漫画和游戏、电脑。充满自己气味的床铺。那间只有六叠^①大的小房间，才是诚治悠然自得的城堡。

最近他也没怎么把找工作的事放在心上。偶尔出去打个零工，好像也只是为了能在这间小城堡里逍遥而积攒经费。

偶尔，诚治心头也会突然掠过一丝危机感：这样下去怎么行？

但随即他又会安慰自己，今年不是才二十四嘛，过了生日也不过二十五。还年轻得很。没关系没关系。哪天动真格的想找工作

^① 叠，1块榻榻米，约1.53平方米。



了，肯定能找到。

打零工攒了点儿小钱后，刚辞职那会儿的焦虑感便也荡然无存。

有一天，大概距离辞了便利店的工作也有一周的时间了，诚治在早饭时听见有人敲他的房门。如果是母亲的话，她可是很久没这么干脆利落地敲门了。诚治有些诧异，但他游戏打得正 high，懒得开门，只是喊了声“早饭放那儿就行了！”算是回应。

反正他这样也不是头一回了。只听见母亲的脚步声果然朝楼下去了，中途停了停，又朝着楼上走来，然后是在走廊放下托盘的声响，接着脚步声又下楼去了。

诚治继续全心全意地打游戏，把吃饭的事抛在脑后。总算又打通关了以后，才想起来起身去拿饭。打开房门，一看那早饭便不由叫了起来：“妈，您什么意思啊？！”

托盘上是一杯方便面，面条在热水里已经泡得能有多粗就有多粗了。

难道是妈身体不舒服，没做早饭？吃方便面也就罢了，好歹提醒他一声是泡面吧。诚治很不高兴地吸溜着这份难吃的早餐。

吃完饭，接着去埋头打游戏。快到中午的时候，又有人敲门。

又赶上差点就快要通关的当口，他只好像早上一样地喊了一嗓子：“把饭放门外吧。”

脚步声又下楼了。过了一会儿，在喧闹的游戏音乐声中，他听见母亲放下托盘的声音。

热饭的吸引力当然是远远比不上游戏啦。接着，他又玩了一个

多钟头，打过了一关后赶紧按下“保存”键，才朝门口走去。

然后，他看见，托盘里放着一杯要有多冷就有多冷的方便炒面。

“……老妈这是要搞什么？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放凉了的炒面已经凝固成纸杯形状的一坨，诚治好不容易才把它扒拉开，吸溜着吃起来。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开始觉得不太对劲。

这次，连敲门声都省了，他只听见托盘被放在地上的声音，然后脚步声径直走开了。等听到那脚步声已经完全下了楼，他赶忙打开房门。

果然，又是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

诚治的血一下子涌上头。老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存心要恶心人嘛。

平时性格和蔼、对自己疼爱有加的母亲的这种举动，让诚治尤其觉得难以忍受的羞辱。

“喂，有什么不满意您直接说啊，从早上就给我吃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一边怒吼着，一边顺着楼梯跑下楼去，却在中途惊讶地停下了脚步。

父亲诚一还没下班。坐在饭桌旁等着他的，是比老头子还难对付、他从小到大就没打赢过的老姐亚矢子。

自打她三年前嫁到名古屋去以后，姐弟俩顶多也就是在她每年回娘家探亲时见见面而已，诚治对老姐的畏惧感也逐渐冲淡了很



多。他刚定了定神，便听老姐说：“你小子越来越厉害了啊，还敢用‘喂’来称呼妈了？”

亚矢子的嘴皮子仍旧犀利，而且战斗力好像还更强了。

“连吃三顿泡面，都想不起来看看老妈怎么了？气急了才跑出来发火，您这身份可真够尊贵的！就没想到老妈病得连饭都做不了了吗？！”

“嗯，那什么……姐你怎么回来了？医院那边请假了吗？”

“我的工作轮不到您操心吧？我是该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该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跟天天被老头子磨破嘴皮唠叨还能坚持满世界晃悠着打零工的诚治大人您当然是不一样喽。”

嫁给名古屋开业医生家长子的老姐，因为手握好几种专业医疗资格证书，对婆家经营的医院颇有贡献，所以好像也很得婆家的欢心。

“嗯，谁晃晃悠悠的啦？我正老老实实在地找工作呢……”

“找工作？听咱妈说，你最近也开始犯懒了吧。打零工挣点儿小钱就装模作样地号称去找工作，没钱花了又去打零工凑合。一边在老头子面前嘴硬，一边在家尽情地啃老，你这待业的生活还真挺滋润的啊。”

打嘴仗看来没戏。自己绝对不是亚矢子毒舌的对手。毕竟，她一个脾气那么冲的人，到了婆家还能凭实力让对方刮目相看，就证明了亚矢子绝非等闲之辈。

姐夫到底看上她哪儿了啊，诚治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随便你怎么说吧。对了，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们家虽说是私人医院，总算也有点规模。而且也有外聘的精神病科大夫。少奶奶的妈妈病了再不让探亲，传出去也太不好听了吧。”

亚矢子的台词里总是夹枪带棒，可惜现在诚治的战斗力的完全为零，压根没打算还嘴。

“不过，老妈她？”

亚矢子的目光朝一片漆黑的客厅里斜了斜。顺着她的目光，诚治瞧见母亲寿美子直挺挺地坐在沙发上，身体前后不停摇晃着，一边还不停搓着手。

很明显，母亲出了什么状况。她一边晃，嘴里还一边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细听听内容，更叫人毛骨悚然。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早就该死了到今天还没死。真对不起大家，早点死了就不会给爸爸、诚治、亚矢子添麻烦了……该死不灭的，真对不起啊。”

声音很细微，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停顿。反反复复地，就是这么几句话。

亚矢子从椅子上站起来，蹲在母亲面前。与刚才的泼辣判若两人，轻声地安慰着母亲：“妈，您不能死，您要死了我该多难过呀？所以，千万不准死哦。妈妈跟亚矢子约好了，一定不能死的哦。”

说着，她拉过母亲一直在互相揉搓的双手，带点强迫性地跟她拉钩。

“我们拉钩了哦，说话不许不算话啊。再想到死的时候，妈，您一定要想想您的女儿哟。”



诚治直勾勾地看着面前的情形，见亚矢子给妈披上件毛衣，又转过身来。

刚嗫嚅地问了句“老妈，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便见亚矢子的目光杀气腾腾地飞到自己身上。

“你还有脸问我？！臭老头一贯是连油瓶倒了都不知道扶，那你呢？！我还有话要问你呢，给我滚上楼去。”

说完，亚矢子又跟母亲说了句：“妈，我跟诚治上楼说点事儿。您要有事儿的话随时叫我。想不想热闹点儿啊？我给您开开电视吧？”

她刚拿起电视遥控器，寿美子便尖利地叫喊起来：“别开电视！——赶紧把灯也关上！人家会瞧见的，让人瞧见就坏了！”

诚治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亚矢子的侧脸上看见了泫然欲哭的表情。

“好好，那就不开。我再帮您把屋里弄暗点……”

随后，姐弟俩一起上了二楼，走进原先亚矢子的房间。

女儿出嫁后，寿美子特地把它收拾出来，作为女儿回娘家探亲时的客房。其实一楼也有间客房，但考虑到姐夫跟岳父母同住一层可能会觉得拘束，寿美子就欢欢喜喜地把女儿原来的房间直接改造成小夫妻俩探亲时的住处了。不仅如此，每当老姐一家回娘家探亲，诚治就被勒令搬到一楼空着的客房去住。说起来，上次探亲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

*

“你就一点儿都没觉察吗？”姐弟俩的谈话从亚矢子的审问开